

通俗小說名著叢譯

增達的囚人

英國安索·霍卜著

譯

雲

季

歐·亨利名說小說選

增達的人

歐·亨利著 王雲五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通俗小說名著譯叢之一

增達的囚人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原著者

英國 A. Hope

翻譯者

季雲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出版期

民國卅七年五月

基本定價

九元二角

目錄

第一章	納遜狄家——發端	一
第二章	男人頭髮的色	〇
第三章	快樂的一晚	二一
第四章	國王守約	三四
第五章	加冕禮	四六
第六章	地下室的秘密	五六
第七章	孤軍奮鬥	六八
第八章	美公主和黑王弟	八〇
第九章	茶桌的新用法	九四
第十章	戀心	一〇八

第十一章	獵野猪·····	一一〇
第十二章	山中別墅·····	一三三
第十三章	雅各的梯子·····	一四五
第十四章	宮堡外的深夜·····	一五六
第十五章	誘惑·····	一六六
第十六章	孤注一擲·····	一七八
第十七章	盧伯娃的消遣·····	一八九
第十八章	陷葬·····	一九九
第十九章	決戰·····	二〇八
第二十章	囚人與國王·····	二一八
第二十一章	訣別·····	二二九
第二十二章	現在，過去——與將來？·····	二四〇

第一章 納遜狄爾家——發端

「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打算甚麼時候纔去作事，」露斯說。

「親愛的露斯，」我放下蛋匙回答道，「我何必去作事呢？我的環境既然舒適，又有勉強足敷用度的進項（你知道，沒有哪一個人的進項真是十分夠用的）：在社交上也有令人艷羨的地位：我是伯爾列司登勳爵的弟弟，也就是最漂亮的伯爾列司登勳爵的小叔，你瞧，難道這還不夠麼！」

「你已經二十九歲了，」她又說道，「卻一事不做，真是！」

「四處游蕩？不錯，這是真的。不過我們這種家，也無須乎作。」

我這句話教露斯心裏很不舒服，因為衆人皆知（所以說也無妨）她雖然本人才貌雙全，她的家世卻不能和我們納遜狄爾家相提並論的，不過她除了容貌動人而外，還有一大筆財產，我的哥哥羅伯特卻很會打算，也就不問她的門第如何了。其實說起家世來，露斯下面一番話倒也不爲無理。

『別說名門望族一般講起來倒比小家人戶都還不如呢？』她說道。

我明白她的用意所在，於是摸一摸頭髮。

『我很高興羅伯特的頭髮是黑的！』她高聲道。

正在這時候羅伯特恰好走了進來（他每天總是七點鐘起身在早飯前工作）。他向他的太太望了一眼，看見她臉頰微紅，便愛撫地輕輕拍着它，

『甚麼事，親愛的？』他問道。

『她抱怨我不作事又怪我不該有紅頭髮，』我用着受了委屈的聲調說道。

『啊！自然他不能奈何他的頭髮，』露斯承認道。

『它大概每一代人總要出現一次，』我的哥哥說道，『那長鼻頭也是如此。魯道夫偏偏兩樣都長全了。』

『我但願它們不要出現的好，』露斯臉上依然發紅說道。

『我自己却很喜歡它們，』我說道，一面站起身來對着伯爵夫人艾麥利亞的像片鞠躬敬禮。

『我希望你把那張像片取掉，羅伯特，』她說。

『親愛的！』他喊叫道。

『天呀！』我附和道。

『那末也許可以把從前的事忘記了，』她接着說道。

『有魯道夫在眼前恐怕不容易罷，』羅伯特搖頭說道。

『爲甚麼要把它忘記呢？』我問道。

『魯道夫！』我的嫂嫂臉紅得分外姣艷嚷道。

我笑了一笑，繼續吃我的蛋。至少我應該作甚麼事情的問題總算擱下了。作爲結束

這番討論——而且，老實說，爲着逗惹我那嚴正的嫂嫂再生氣一點——我說道：

『我自己倒很願意我是艾佛別格的族人呢。』

我平常讀故事總肯把解釋略過，可是到了我自己動手來寫一段故事的時候，卻非加上一番解釋不可。爲甚麼嫂嫂討厭我的鼻子和頭髮，我怎麼擅敢冒昧自稱是艾佛別格的族人，顯而易見我是必須說明的。因爲我們納遜狄爾這一家人雖然許多年來世代簪纓，但在血統中初看起來當然還夠不上誇口跟艾佛別格那樣光榮顯赫的世家有甚麼淵源，或者自命爲那皇室中人，羅利坦里亞跟伯爾列司登，斯特而索的王宮或增達的堡壘跟我們

所住的公園巷三〇五號，兩者之間究竟有甚麼關係呢？

說起來，我不得不舊事重提把我的親愛的伯爾列司登夫人願意忘記的話柄從頭細說一下。遠在一七三三年喬治二世在位，國內一時平靜，國君和威爾士親王兩下相安無事，那時英國宮廷內來了一位外國親王，就是後來歷史上稱爲羅利坦里亞王國的魯道夫三世。這位親王是一個高個子的英俊少年，一根削尖筆直長得異常的鼻子和一團深紅色頭髮顯得分外出色（我卻不好說得，也許使他的尊容減色），其實，這樣的鼻子和頭髮成爲艾佛別格家族的特徵已經不知多少年了，他在英國住了幾個月，大受熱烈的歡迎，不料後來竟至狼狽歸去。原來他和一位貴族發生了一場決鬥（大家以爲他不惜這樣紆尊屈貴可算得很有教養），這位貴族在當時社會上很有名望，不僅由於他自身的地位勞績種種關係，卻還因爲他娶了一位美艷絕世的夫人。決鬥下來親王受了重傷，羅國公使覺得他不可避免惹事生非，等他創傷漸癒，就很巧妙他悄悄把他送回國去。這位貴族在決鬥中倒沒有受傷，不過因爲那天早晨霜寒露重，他受了嚴重的風寒，一直不能脫體，在魯道夫親王走後約莫六個月的光景，他還來不及調整他和夫人間的夫婦關係，就一命嗚呼了——又過了兩月，夫人產生一子，承襲了伯爾列司登的封號和產業。這位夫人就是伯爵夫人艾

麥利亞，我的嫂嫂要從公園巷客廳裏取掉的正是她的像片；她的丈夫吉姆士是第五代伯爵列司登伯爵和二十二代納遜狄爾男爵，這兩副頭銜都是英國的爵位，也是榮譽騎士的封號。魯道夫親王回國後娶了親，登了王位，他的直系子孫累代相傳直到如今——其間只有短時期的間斷，再說，假如你們現在經過伯爵列司登的照片陳列室，在一百多年來五十張像片中間可以找得出五六個人，連第六代伯爵在內，特別長着削尖筆直的長鼻子和很多的深紅色頭髮；這五六位也有着藍眼睛，而在納遜狄爾族人中黑眼睛卻較普遍些。

這事情的說明便是如此，我很樂於把它結束了；世家的污點本是不便輕易談論的，自然我們早已熟聞的遺傳在世間上最容易把話柄流傳出去；儘管是勳爵世系，它也毫不客氣地會在其中留下新奇的痕跡。

我的嫂嫂說話未免有些不通情理（既然不容歸咎於性別，我只好說是她自己的特點罷），竟把我的面貌幾乎當作了我自己不能負責的過錯，從外部的表徵驟然就武斷了我全然不應該受責備的氣質；她指謫我過的沒出息的生活以求支持這種不公平的理論。不管它怎樣，我卻享受過了種種的樂趣，也獲得了不少的知識，我到德國讀過書，進過德國的大學，能說德語和英語一樣流利熟練；又精通法文；還會胡亂說一些意大利話和西

班牙咒罵人用的話頭。雖非出色的劍術家，卻自信提刀弄劍很有一把氣力，並且算得射擊的能手。我又善騎劣馬；儘管髮紅似火，我的頭腦卻是極其冷靜。如果說我應該把時間用來作一些有益的工作，我又不曾在宮廷裏實在無話可說，只怪父母不該無端給我遺留下每年兩千鎊的收入和一副愛浪游的脾氣罷了。我的嫂嫂時常登台演說，尤其慣愛顯着如在講壇上的神氣，這時她又說道，『你們兩人不同的地方就是羅伯特把他的地位責任認得清楚，你卻只看見個人的機會。』

『親愛的露斯，對於一個有志之士，』我回答道，『機會就是責任。』

『瞎說！』她昂頭說；過了一會又說道，『聽我說，有一位雅各·巴羅戴爾勳爵願意給你一個恰好於你適宜的事情。』

『感謝不盡！』我囁咕道。

『他在六個月後要去當公使，羅伯特說他靠得住要找你當一個隨員。把這事擔任下來罷，魯道夫——也好讓我高興。』

我的嫂嫂既然這樣說法，看見她繃緊眉毛，搓着兩手，眼睛裏露着注意的神情，全是爲着像我這樣游惰的浪子，她本來可以不負責任的，我也覺得很抱不安。而且想到在

這個地位中總還可以找一些有趣的事情來消磨日子，因此我就說道：

『親愛的嫂嫂，如果六個月內沒有意外的障礙發生，雅各勳爵來邀我，我要是不同他去，我就是該死的！』

『啊，魯道夫，你多好呀！我真高興。』

『他要到哪裏去呢？』

『他還不知道；不過一定是很好的使館。』

『太太，』我說道，『看在你的份上，縱然是蹩腳的使館，我也要去。我作事從來不半途而廢的。』

於是我就這樣承認下來了；不過六個月究竟是六個月，而且看來似乎永無窮盡，既然未來的辛苦日子距離還遠（我揣想當隨員是辛苦的；不過也不十分知道，因為我從來不曾給雅各勳爵或別的任何入當過隨員），我落得找一點適意的方式來消遣。忽然想起我何不就到羅利坦里亞走上一遭。看來似乎奇怪我怎麼從來沒有到過那個國度；可是我的父親雖然私心竊慕艾佛別格一家人，因之把他們光榮顯赫的魯道夫這個名字給我這孩子，卻一直不准我到那裏去，自他死後，我的哥哥受了嫂嫂的慫恿，接受了我家相傳的

遺訓，要和羅國保持疏遠的隔離。但這時我既然想起了羅國就「不得要去看看。究竟紅髮長鼻並不限於艾佛別爾一家人，以往的事似乎也沒有充分的理由阻止我去見識這個有趣而重要的王國，因為它在歐洲歷史上既經出過風頭，又聽說新王是一個青年有爲的英主，在他統治之下將來也許可以再露頭角。我又看見泰晤士報上載着魯道夫五世三星期內要在斯特而索舉行加冕，儀式特別隆重，因此我的主意更拿定了，我決心要到場觀光，於是開始準備起來，可是我往常出外旅行從來不把我的游踪告訴家人，這次更預料到要遭反對，我就揚言要到我常去的梯洛爾那裏漫游，並且說我有意研究那鄰近一帶有趣地方的政治，社會問題，免得露斯生氣。

『或許此行可望有一點結果罷，』我隱約提說道。

『你是甚麼用意呢？』她問道。

『看來似乎還有餘暇可以致力於著作——』我隨便說道。

『啊！你要著書麼？』她拍掌叫道，『那好極了，你說是不是，羅伯特？』

『這正是現在參加政治生活的最好登龍妙術呢，』哥哥說道，原來他就是用這種法門自我介紹過幾次的。他的「伯爾利司登的過去與現在」和「政治學者的最後成就」這

兩部書都是經人承認的傑作。

『我相信你的話不錯，波布，』我說道。

『那末你說答應我著一本書，』羅斯懇切地說。

『不，我不敢應承；不過要是找得到充分的材料我也願意試試。』

『那是很充裕的，』羅伯特說。

『材料沒有關係！』她掀起嘴說道。

可是這一次她卻得不到我的限定承諾。老實說，我原先本敢打賭那年夏天我出外的經歷絕不會形諸筆墨的。於此可見我們對於未來的事實在難以逆料；因為我現在居然實行踐諾，正在寫着我以前絕沒有想到要寫的一本書——雖然它既不能作爲我置身政治生活的敲門磚，也跟梯洛爾絲毫無關係。我恐怕，即使我把它呈獻給伯爾利司登夫人的法眼，也未必能得她的歡心——我卻無意採用這種手段呢。

第二章 男人頭髮的顏色

我的叔父威廉有過一句箴言，說是凡經過巴黎的人總得在那裏消磨二十四小時。他說的自然是老於世故經驗之談，我尊重他的教導，在前往——梯洛爾途中就在大陸旅館住了一天一夜。我先到使館裏會晤喬治·菲賽利，同往都蘭飯店用了午餐，又去看了歌劇，再吃了一點晚餐，然後去訪問評論報的巴黎通訊員薄有文名的詩人貝特南。白川德。他有幾間很舒適的房間，我們看見有幾位嘉賓在那裏吸煙閒談。可是貝特南那一副沒精打采心不在焉的神氣卻引起我注意。到了衆人散去只剩下我們兩人的時候，我就對他那種滿腹心事懊惱的態度嘲笑起來。他起初還和我抵賴了一會，後來倒在沙發上面喊叫道：

『好，任隨你們怎樣說罷。我是在戀愛——戀愛得要死了！』

『啊，那末你的詩就會寫得更好了，』我安慰他道。

他用手搔着頭髮，拚命地抽煙。喬治·菲賽利背向壁爐站着，含着惡意的微笑說：

『如果還是以前那回事，你倒不如把它丟開了罷，貝特。她明天就要離開巴黎

呢。」

『我曉得，』貝特南生氣說道。

『她就是不走也沒有甚麼分別，』毫不容情的喬治繼續說道。『她現在飛上高枝了，老弟！』

『該死的她！』貝特南說。

『如果我知道你們談的是誰，我就會覺得更有趣了，』我不揣冒昧說道。

『安多麗特。毛班，』喬治說。

『毛班夫人，』貝特南咕嚕道。

『啊啊！你不是說，貝特——』我說道。

『你們別跟我糾纏，行不行？』

『她要到哪裏去呢？』我問道，因為這位太太是頗有名氣的。

喬治叮叮噹噹地弄着他的錢，狠心地對着可憐的貝特南微微發笑，欣然回答道：

『沒有人知道。說起來，貝特，有一天我在她家裏會着一位大人物——至少約莫一個月以前罷。你可曾見過他——斯特朗索公爵？』

『不錯，我見過的，』貝特南咕嚕道。

『我覺得他倒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

這不難看出喬治提到這位公爵分明是有意增加貝特南的苦痛，我因此推想到他的垂青更抬高了毛班夫人的身分，她是一個美貌的富孀，由於薄有名望，所以野心很大。正如喬治所說，她跟這位幾乎擁有一切只差王室尊位的大人物一樣飛黃騰達確是十分可能的事，因為這位公爵正是羅國故君續娶所生的兒子，算是新王的異母兄弟。他極為父親所鍾愛，曾受封為首都的公爵而引起不滿的批評。原來他的母親雖然出身良好的家庭卻是門第並不高貴，照例他沒有承襲尊榮地位和產業的權利。

『他現在不在巴黎，是不是？』我問道。

『不！他已經回國準備參加新王登極大典去了，我想他不見得會高興這次典禮罷。可是老貝你也不要失望！他不會娶這美貌的安多麗特——至少除非他另一樁計畫也遭失敗，不過或許她——』他略為停頓，然後一笑說道：『皇家的恩眷是很難拒絕的——你明不明白，魯道夫？』

『你真缺德！』我說了這話，就把苦惱的貝特南丟下任憑喬治擺佈，獨自走回睡覺